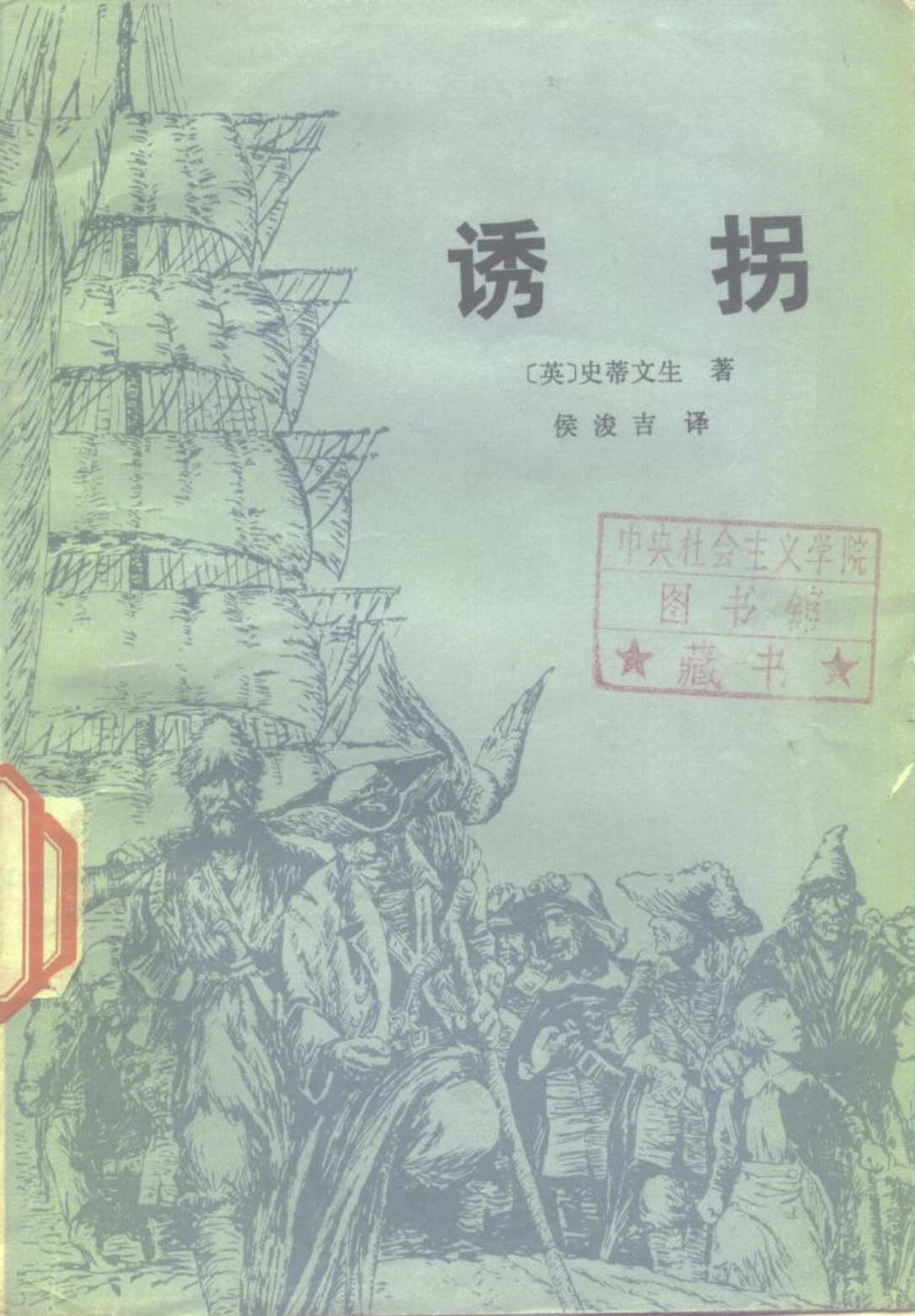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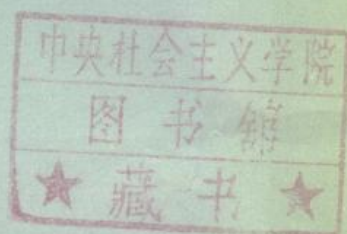


拐 诱

〔英〕史蒂文生 著

侯浚吉 译



1561.44/5



200405873

58562

诱拐

〔英〕史蒂文生 著

侯浚吉 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 书 馆
★ 藏 书 ★



Robert Louis Stevenson

KIDNAPP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5

诱 拐

〔英〕史蒂文生 著

侯浚吉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1/4 字数 17.7 万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江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00

统一书号: 10110·130 定价: 0.66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生的主要作品之一，写一个孤儿遭叔父陷害，被拐往美洲卖作奴隶，船在中途失事，他脱险后，和同船另一个亡命者，为躲避官兵追捕，在苏格兰北部荒山野地历尽艰辛，度过了两个月惊险生活。作品深刻暴露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种种矛盾，揭露剥削阶级巧取豪夺、杀人害命的骇人罪行，并刻画劳动人民勇敢、善良、友爱和自我牺牲精神。

58502

目 次

第 一 章	我踏上到肖府去的旅途·····	(1)
第 二 章	我到达了旅途的终点·····	(7)
第 三 章	我认识了我父亲的嫡亲弟兄·····	(15)
第 四 章	我在肖府险遭不测·····	(25)
第 五 章	我到皇后渡口去·····	(36)
第 六 章	在皇后渡口上发生的事情·····	(44)
第 七 章	我捆在戴萨特的二桅船契约号里驶 出了海洋·····	(51)
第 八 章	后甲板室·····	(61)
第 九 章	束着金腰带的人·····	(68)
第 十 章	围攻后甲板室·····	(81)
第 十 一 章	船长的屈服·····	(90)
第 十 二 章	我听到红狐狸的故事·····	(96)
第 十 三 章	二桅船遭难·····	(109)
第 十 四 章	小 岛·····	(116)
第 十 五 章	带着银钮扣的小伙子：通过姆尔 岛·····	(128)

D186/04

1

第十六章	带着银钮扣的小伙子：经过莫温……	(140)
第十七章	红狐狸的死……	(150)
第十八章	我和艾伦在雪脱莫亚树林中的一席话……	(158)
第十九章	惊慌的家庭……	(168)
第二十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岩石……	(177)
第二十一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考雷纳基格嶼崖……	(188)
第二十二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荒原……	(197)
第二十三章	克仑努的笼子……	(207)
第二十四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争吵……	(217)
第二十五章	在巴尔奎特……	(232)
第二十六章	逃亡的终了：我们经过福司……	(241)
第二十七章	我访问兰基勒先生……	(256)
第二十八章	我寻求我的遗产……	(267)
第二十九章	我走进了我的王国……	(277)
第三十章	再见吧……	(285)
译者后记	……	(291)

第一章

我踏上到肖府去的旅途

一七五一年六月初的一个早晨，我最后一次锁上了父亲家的门，抽出钥匙，这就是我历险的开始。我出门的时候，山顶上已撒下一片阳光；等我走近牧师的住宅，画眉鸟正在花园丁香花丛中婉转地唱着歌儿，黎明时弥漫在山谷周围的迷雾也开始上升，渐渐地消失了。

埃森底的牧师坎贝尔先生正站在花园门口等候着我呢，真是个好人的！他问我有没有吃过早饭；听说我什么都不缺乏之后，双手抓住我的手，慈祥地把我的那只手夹在他的腋下。

“好吧，大卫，我的孩子，我要一直送你到渡口，看你出发。”

于是，我们动身向前走去，默默地谁也不说话。

“离开埃森底，你是不是心头感觉难过？”一会儿后，他才开口说。

“先生，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回答，“我还不知道我是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呢，要是我知道，我会老老实实告诉你的。不错，埃森底是个好地方，我在那儿过得很快活，可是我又从来没有到过别的地方啊，自从我的爸爸妈妈去世以后，不管是埃森底或是匈牙利，对

我有什么两样？说真的，要是我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有着更好的机会，那我会高高兴兴地去的。”

“真的吗？”坎贝尔先生说。“好极了，大卫。那我一定得把你的命运告诉你了，至少把可以告诉你的让你知道。你的妈妈去世后，你的爸爸也身染重病。他，一个高贵的基督教徒，在他垂危的时候，把一封信托付我保管，他说这封信是给你的遗产。他还对我说：‘我快要死了，等房屋安排好，财产处理后，’（大卫，这一切都料理好了）‘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孩子吧，亲自交到他的手上，要他动身到克兰蒙德附近的肖府去。那是我的老家，也是我的孩子应该回去的地方。’你的爸爸又说：‘这孩子沉着稳健，又很机灵，我相信他上那儿去，结果一定圆满，会受到那儿的人的喜爱的。’”

“肖府！”我失声大叫。“我那可怜的爸爸跟肖府有什么瓜葛？”

“嗯，那谁能说得确当呢？”坎贝尔先生说，“不过，孩子，这个家庭的姓氏也就是你自己的姓氏——肖府的巴尔福：一个古老的、正直的、可敬的家族，恐怕是在最近才没落下来的。你爸爸是个有学问的人，很适合他的职位，他口才好，修养好，谁也比不上他，他的风度和谈吐也决不像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愉快地把他领到我的家里，和一些上流社会的绅士们会见，我的族人——基德雷纳的坎贝尔，邓斯威的坎贝尔，明奇的坎贝尔——还有别的人，都是些著名绅士，他们全都高兴和他交往。最后，把这件事的一切都摊开在你面前

吧，这就是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是我们去世了的兄弟亲笔写的。”

他把信交给我，信封上写着这些字样：“肖府埃比尼泽·巴尔福先生亲启，此信由我儿大卫·巴尔福亲自至肖府投送。”我，埃特律克森林的一个乡下穷教员的儿子，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竟突然在眼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远景，心头不禁像小鹿般的乱撞起来了。

“坎贝尔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去吗？”

“当然去啦，”牧师说，“要是我，一分钟也不会耽搁。克兰蒙德离爱丁堡不远，象你这样伶俐的孩子，走两天就可以走到了。要是事情糟糕透顶，你的那些高贵的亲族（我假定他们多多少少是你的亲族）竟请你吃闭门羹，那你也只消回头走上两天，敲敲我家的门就行啦。话是这么说，我还是希望象你可怜的爸爸所预料的，会好好地接待你，我也希望你早晚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卫，亲爱的孩子，”他继续说，“我的良心要我趁这一次离别的机会，把正确的处世方法告诉你，提防世间的种种危险。”

说到这儿，他东张西望，想找寻一个舒适的座位，他的眼光落在路边白桦树下的一块大石块上，他坐下去，擦起了那片严肃的上嘴唇，这时太阳正从两个山峰之间照耀着我们，他拿出手帕，遮在他那顶边儿翘起的帽子上，躲着阳光。然后他向上挺起食指，嘴里念念有词地要我提防为数不少的异教的诱惑，其实呢，我根本对异端邪教就不感兴趣，他又千叮嘱，万叮嘱，要我虔诚地祈祷，要我时

常读圣经。说完这些，他把那个伟大的家庭着实描绘了一番，还告诉我，应该怎样跟这些族人相处。

“大卫，对琐碎的事情也得顺从啊，”他说。“别忘了，你虽然是高贵出身，却是在乡下抚养大的。别让我们丢脸，大卫，别让我们丢脸！在那儿人多嘴杂的大家庭里，不论对待长辈或下人，都要显得你很有教养，举动小心谨慎，脑筋要灵活，话可不能冲口就说。对待那位家长呢——记牢，他是那田庄上的主人；我只说一句话：他尊敬的，你也要尊敬。要高高兴兴地服从他，至少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噢，先生，事情也许是这样；我答应照你的吩咐做去。”我说。

“说得好，说得好，”坎贝尔先生衷心地回答。“现在说到物质上的事情，或者用双关话说到精神上的事情。我这儿带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四样东西。”他一面说，一面费劲地从外衣的边袋里拉出一个小包。“这四样物品中的第一件是你法律上应享的权利：一点儿钱，是我购买你爸爸的书籍和设备的代价，这事我早已说明过了，我预备把它们再卖给新来的教师，赚一点外快。另外三件，是坎贝尔太太和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收下这些礼物，会使我们愉快的。第一件是圆的，或许是你第一次出门中最使你高兴的东西；不过，大卫，亲爱的孩子，它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它只能帮助你走上一路，然后就象清晨一样消失了。第二件是平的，四方形的，上面还写着字，它会做你终身的助手，象走路时的一根好手杖，又象病中

安放你脑袋的一个好枕头。至于最后一件东西吗？那是立方形的，我经常祈祷，但愿它会帮助你进入一个更好的天地中去。”

接着他站了起来，脱掉帽子，高声祷告起来了，他用恳切的字句替一个刚入世途的年轻人祝祷了一会，又猛然紧紧拥抱我，几乎叫我透不过气来；然后，他放松两手，在我们中间留下一臂的距离，细细地端详我，脸上满是忧郁的神色；突然间，他急急忙忙地走来走去，带着哭声和我道别，一个转身，向我们来的路上摇摇晃晃地奔过去了。要是别人看到这副模样，准会笑得前俯后仰的；可是我没有笑的心情。我一直望着他奔出我的视线；他急匆匆往前直奔，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我就想起，那都是为了我的离别，他才这样悲痛欲绝的；可是我呢，却因为能离开冷清清的乡下，到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去，跟那些又有钱又有身份的，而且和我姓氏相同、血统相同的可敬的族人厮混在一起，竟乐得飘飘然不知所以，我的良心严厉地责备起我来了。

“大卫，大卫，”我责骂自己，“有谁见到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黑心汉？你一听说自己是个世家子弟，就能把老朋友和过去的好意都忘掉吗？呸，呸，你太不要脸了！”

我在那位好人刚离开的大石块上坐下来，打开小包，瞧一瞧我的礼物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他所说的立方形的东西，我一听说就知道准是一本小小的《圣经》，可以随身放在花格子外衣的袋子里的。他所说的圆圆的物品，我发现是一枚先令。至于第三件，据说可以使我终生消灾纳福、



却病延年的宝物，原来是一小张粗糙的黄纸，用红墨水写上这些字句：

铃兰水秘方：以铃兰花数朵，置于袋中，蒸馏之，用时吞服一二匙即可。此水可使哑者口若悬河，痛风病者药到病除；伤心人获得安慰，健忘者记忆长青；再以花朵置入一玻璃瓶中，投入蚁冢内，一月后取出，即有液体自花朵中流出，以药水瓶储存之。此水不论男女，服之均有神效。

接着，牧师又亲笔添上几句：

如有跌打损伤，以此水涂擦；以及遇急躁易怒者于脾气发作时吞服一大匙，亦能奏效。

老实说，这个秘方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这时我已心旷神怡，用棍棒的一头挑起包裹，蹚过浅滩，向另一面的山坡上走去了；一直走到一条穿过灌木丛的青翠碧绿的羊肠小道前面，才回头向埃森底教堂，向牧师住宅周围的树木和我父母亲长眠的教堂墓地里那些巨大的山梨树投去了最后一眼。

第 二 章

我到达了旅途的终点

第二天的午前，我来到一座山岗的顶上，极目远眺，

只见这一带地方渐渐向下倾斜，没入海里；这一片下倾的大地中央，在一长条隆起的山背上，爱丁堡城象一座炉灶似的喷射着浓烟。远远望去，还能清楚地看到城堡上的一面旗帜和港口里航行着的或静静地停泊着的船只，这些景色把我这乡下孩子的心儿激动得卜通卜通地直跳。

不一会，我经过一个牧羊人居住的屋子，问明了克兰蒙德周围的大致的方向；于是，一路问讯，一路朝西经由柯灵顿向都城走去，终于踏上格拉斯哥的大路。我在那儿碰见一队士兵，正随着抑扬的笛声一步不乱地前进着，使我又高兴，又惊奇；队伍的前面是一位脸色红润、骑在一头灰色马上的老将军，队伍的末尾是一队戴着“教皇帽”①的近卫军。一眼看到那些红外套②，听到那种快活的音乐，我的头脑中不禁感到生命的骄傲。

再向前一点儿，人家告诉我已经到了克兰蒙德教区了，我也不再转弯抹角，就直接向人打听肖府是在哪儿。我问到的那些人，一听到这个姓氏，似乎都大吃一惊。开头我以为由于我外表平凡，穿着乡下衣服，一身的尘土，那副寒酸相配不上我所要去的那家高贵的门第。不过，询问过两三个人以后，他们那种同样的神气和同样的回答，倒使我心头捉摸不定了，觉得这肖府一定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① 一种高高耸起的军帽，形似罗马教皇所戴的帽子，故有此名。——译者

② 当时英国兵穿红色外套，故俗称英国兵为“红外套”。——译者



最好把这个疑团解决，才好使我定心，于是我改变了询问的方式；当我瞧见一个模样儿老实的家伙坐在一辆车子的杠上，从一条巷子里过来时，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称为肖府的这一个家庭。

他马上把车子停住了，象其他的人一样直瞪瞪望着我。

“喂，干什么？”他说。

“那是一家大宅吗？”我问。

“还用说，”他说。“那是一家很大很大的大宅。”

“噢，”我说。“那末住在里面的人呢？”

“人？”他叫起来了。“你发疯了吗？那儿没有人——要是称得到人的话。”

“什么？”我说。“埃比尼泽先生不是吗？”

“噢，是啊，”那人说，“确实说，有这个地主，要是你想找的是这个家伙的话。你干吗上那儿去，小伙子？”

“我经人家指点，认为可以在那儿找一点活儿干干，”我说，尽量的显得谦逊。

“什么？”那赶车的人失声大叫，声音之尖，把他的马也吓了一跳，然后他接着说，“喂，小伙子，本来这跟我不相干；不过，看上去你这孩子说话老实，要是你愿意听我的话，赶快离着肖府远一点的好。”

下一个碰见的人是一个整洁的小家伙，戴一头漂亮的白色假发，我猜想他是个正在兜生意的流动理发师；我知道，理发师都是些爱说东家长、西家短的能手，就直截了

当地向他打听肖府的巴尔福先生是个何等样的人物。

“嘿，嘿，嘿，”理发师噤骂地叫道，“他不是人，根本不是人！”然后开始非常狡猾地打听我干的是什么营生来了；不过，我不仅跟他旗鼓相当，还稍稍胜他一筹，他只好去找寻没有他聪明的主顾去了。

我简直没法描述这对我的幻想是多大的打击。那些责骂的话说得越含糊，我也越发难受，因为它们留下了可以令人想入非非的更广阔的范围。这一个大家宅是怎样的家庭，为什么教区里的人听到我打听到那儿去的道路，都吃了一惊，直瞪瞪的瞧着我呢？那位先生又是何等人物，他的丑名声怎么会在四乡流传？要是只需要走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埃森底的话，我一定会当场结束我的历险，回到坎贝尔先生那儿去了。不过，既然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那我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能光是为了耻辱就失去了前进的勇气；为了我这一点自尊心，就应该贯彻下去；我听到的声音越使我不高兴，我走路脚步也越发缓慢，不过我还是继续的问路，继续的向前走。

挨到夕阳西下，又碰见一个硕壮、黧黑的女人，一脸的愁容，疲惫地从一座小山上走下来；当我又把那个问题向她请教时，她猛然一个转身，陪着我，回到她刚才离开的那个山头，用手指点前面山谷底下绿油油田地上孤零零地耸立着的一座庞大建筑物。那儿的环境是那么的悦目，延绵不绝的小山，清冽的流水，苍郁的树木，连那庄稼也是出奇地富饶；然而那房屋的本身呢，却象是一堆废墟；既没有道路可通，烟囱里也没有袅袅上升的黑烟，连花园